

游

藝

塾

文

規

游菴塾文規卷之五

趙田逸農了凡表黃坤儀甫著

男袁天啓若思甫

姪孫袁士鯤南之甫

袁祚熙載之甫全校

書林

正講二

魁作必奇必高必出色必能發人不能發之意必能開人不敢開之口或以精鍊示工或以豪邁騁采或以跌宕見奇或以冠冕壓衆峻處薄蒼冥而或不能帖然就矩深處徹重泉而或不能寓道

于庸戊戌諸魁如何慶元穆文王一節首二比云人非顯蒙誰  
無一念之靈奄而奄不勝蔽是善不息而心有息也文王季以緝  
之其道光矣心非陷溺誰無一事之隅合而合不勝濶是善不  
而心有二也文王敬以止之其心純矣以顯蒙對陷溺顯蒙是性  
陷溺是習先性而後習也以不息對不二不息應緝熙故在前不  
二應敬止故在後收二比云惟不息之精神密操于淵蝸雙伏之  
內而念之所屬即是綱常立萬世法紀之宗而毫無溢于分外矣  
惟不二之兢業顯出于感應酬酢之間而衷之所疑即為軌物身  
千古尽倫之準而毫無歉于性中矣以不息對不二此与起相應  
者以密操對顯出以分外對性中念之所屬即是綱常四語却是

名言辛丑會試諸墨卷多有從此而出者不可忽也梅守和起云  
緝熙非在敬之外也惟敬則精無所翳之而常明故知止焉止不  
在敬之後也惟緝熙之敬則一無所擾之而常定故安止焉從知  
止說到安止不拘不束儵然自在且言緝熙不在敬之外止不在  
敬之後句、用意令人解頤

文字股、相對者其常也于對之中又間有不對者如唐人律詩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李白鸚鵡西飛隄山去  
芳洲之樹何青青、氣格超然不為律縛此大方家手筆也文字於  
入股平對之中而間用散語有用于起處者如予執其兩端墨卷  
是也有用于末處者此極多不具述有用於中間者前輩惟鄒東

廓忠恕遠道不遠文字有之近日李之藻亦用此格其文云神以  
愈蓄故愈瑩惟緝熙則光明之境寸私不染而何所不敬心以常  
明故常攝惟敬則凝一之中萬理悉會而何所不止敬在而止安  
止在而敬妙敬為体而五倫則其用也隨身之所處而異倫同道  
靡不調于適矣敬其綱而五德皆其目也摠心之所運而四條共  
貫靡不止于所矣先由蓄而瑩次由明而捫明字即緊承瑩字末  
曰瑩則言光明曰捫則言凝一曰光明則稱寸私不染曰凝一則  
稱万理皆會身之所處而曰隨者以其異倫也心之所運而曰摠  
者以其同條也四比相承如貫珠而中獨敬敬在而止安二句誰  
人誰道

舊時文字只順題寫去近來則欲於題目外主張於無意中夾有意自吳因之三篇墨卷篇皆推深一步由是作者迥相仿效丁丑諸卷此風尤熾戊戌項維聰云夫敬而止則非事為之參合也源繁而萬理自呈也緝熙而敬則非念為之提醒也養深而一真自湛也淵微為衆止之府而感應酬酢不過分靜中之緒餘作用乃德性之昭而上下親疎固已尽生人之大分事參合成不必求之于外至念提醒正是緝熙之法今却一切掃去而別攄真境後二比以雅詞發真意尤為難得曰分靜中之緒餘則感應酬酢皆非粗迹曰尽生人之大分則本來至善只在尋常相與中向破的如云門談禪一喝真詮則衣冠濟皆為實境若其

遺詞之雅則如碧苕依々水清石見春云嫺空濃淡有情李者所  
宜究心也

文字有反有正反少而正多此常體也有反處多正處少而題意  
愈澆明白者此如莊子以卮言陳正理又如司馬相如以微言解  
紛不必十分指切而意思躍然是好手如徐良彥云續而有斷明  
而有開則中已不勝離合而敬安在文之有常惺也固其有常惺  
也斷而求續闇而求明則敬猶不無出入而止安在文之無不敬  
也固其無不止也斷而求續闇而求明正是緝熙實事却更進一  
步便有餘雋

文字又有襯帖法邵景堯云謂其洗心退藏之密窺之且無朕而

斷之又何倪繩乎。靡非欽翼心矣。收視返聽之真測之。雖無迄而韜之。則愈光惺乎。靡非帝鑒衷矣。斷之無倪。是講緝字却以窺之。無朕觀之。便充熱鬧。有情韜之。愈光是講熙字。却以測之。無迄觀之。此六。是作文一法。何太謙云。心体本無絕續。文惟無所以開之。而神自定。則一敬。壺。要。六。如其本体而止句。發止字。此收斂之純也。收斂純。而何弗。在。于。純也。心体本末。瑩微。文惟無所以清之。而神自朗。則一敬。惺。要。六。如其真明而止。此。溼。養。之。極也。溼養極。而何弗。詣其極也。衆人都說。敬止。有工夫。渠。獨。說。如何。本体而止。別無增益工夫。此是。獨到。象。心。之。語。

元魁之文。固自有辨。然。須。識。得。透。徹。如何。是。元。如何。是。魁。如。猜。臘。



者開拳見掌是一是二較然明白方有準繩蓋元之中常有一二語漏出下乘餘風不似元者魁之中時有逼真可元者頃一辨別如穆、文王一節頓起元粹乎無容設矣第二名何處元講完詩詞將過下五段先摠云試觀若君臣若父子若下交豈非人道之大經哉淺言之則隨時自及日用而常行皆可言善深言之則建極樹猷非心源之濬發不可言止此却是會元家數第五名陳圭講完敬止接下云吾竊以人之身下之則民所事也上之則君所使也而又前數十世之統此其承嗣後數百世之統此其開拓而億萬姓之交此其締結亦是會元家數一科止有一元不可以其名次稍後而忽之也不獨諸魁即散進士中亦有會元文字在

如二十名黃汝亨叙過詩詞以善字止字提二比次即入中五  
段云吾就其為人君者以現止于仁矣就其為人臣者以現止  
止于敬矣依文直述並不著詞後面却摠做七十二名黃克謙  
同此格皆具元之体段

孝者應試當先求合式不可浮慕元魁凡中試之文必有一段精  
光可掬必自成家或尊如峙岳或輕若行云或雋如海錯珍羞或  
澹似太羹玄酒或正如炭師造士動協規繩或竒如雪夜偏師萬  
人辟易或變如臨濟談禪捧喝交作如此乃可以見重主司耳如  
穆文王一節龔三益先講緝熙敬止二小比發下云退藏之收  
歛即作用皆竟為粗而要之綱常實摠其蘊宥密之淵涵即庶物

無所不徹而要之敲庸已立其降即過五段復摠云蓋止非于  
彛章別有增益就此天經地義融会在心而觸之即成律度則一  
至俱至而聖修以純止又非于倫常強求昭合就此常惺常亮操  
持罔間而出之自中規繩則一得求時而人極以立至今誦修和  
欽至德三分之似莫改有二之勳爛然汝墳江漢犹若想見其心  
者孰非敬止中來耶前叙五段只虛々點過而文王實事反摠在  
後此是化腐為新之法

國初諸老儒定事業文字一股中說盡題意矣后股又說取青娥  
白開釘鉅之門不特意思重複兼六格式卑瑣若會元之卷多有  
不拘駢躑而蕭然迥出者于對偶之中常涵頭串之意如昆湖地

歸彼有不獲穉墨卷股、相承聯絡貫串八比只是一比又如田  
一雋講是知也承前發下四比只是一意所以為妙我不欲人加  
諸我一節碩曾元先虛提二比云夫一不欲耳我胡以受人而人  
胡以不我受也以人推我則各得之情分且彼不必以欲求而吾  
胡必以不欲往也以欲權不欲則各適之念又分中間用一且字  
二比便連為一比又上說各得之情分下說各適之念又分用一  
又字益見二比是一意接下云今日不欲無加則耳目肝膽及通  
于一不知道之在己順之在人而畛域忘矣且比繫權度不設于  
心不知人之為人我之為我而意識融矣二比中間亦用且字而  
其用意造語從淺入深雅有法度真詞家射鵰手也先曰耳目肝

膽是忘其形次曰比潔權度并心六忘矣先忘順逆則人我之相  
猶在次忘人我則感應之主尽忘吟域在外意識在中始忘吟域  
既融意識轉入轉深不動声色而化合壁為連珠矣下即過云是  
道也而賜自謂及乎哉喝出及字心超人我之外斯能于遠順之  
端互涉而不岐為兩彼其不以我之不欲者還以構人之不欲蓋  
恢乎至人之無已也賜于此無二念否也心融人我之中斯能于  
拂逆之感獨竟而悉普為公彼其善化我之不欲者徃々適人之  
欲蓋渾乎仁人之共遠也賜于此無滯情否也只着無二念否也  
一句不說不及而不及之竟宛然在目且微婉有含蓄而意未尽  
所以為妙矧彼則情欲相感之際蓋旋消之而爾則無欲于序不

竟有欲于初境甚遠矣

以彼字對尔字借

彼則人已相觸之時即

及指之而爾則以人遣歎不能以我忘欲情又懸矣前二比中用

且字是聯二比為一比此四比中用矧字又聯四比為二比如該

越通于危崖之上人馬一渡百壑敵奇令人應接不暇又懸又字

亦好末收云故求之物象既分之后以心推心而人我漸撤賜也

尚可自勉若過于太始未判之先以欲達欲而人我兩忘賜也其

姑俟諸此數句分明是對面說話通篇詞調快若迅鶻乘風良驥

躡景麗若太陽朝霞秋水芙蓉真元作也

何慶元唱出本文又体子貢口氣做去便落色相然下語鏗然用

意淵然如云人之与我本屬一原我不欲人亦不欲即一念可物

調也吾不能于一念之中而強生分別也施之與受捨婦無心人  
加我々亦加人即一欲可兩遣也吾不能于無心之內而更設意  
見也大率有識者於前二句多不重講只輕々點過何公重作四  
比便堯痴肥然其所以高第者則由格卑而語高耳一念均調一  
欲兩遣皆是俊語若一念中強生分別無心內更說意見乃是至  
理之談下語既土便能奪目政如洛陽名園入門錦爛五陵遊俠  
裘馬千金雖渡大雅不心醉乎後面諸卷惟張邦翼六料上二句  
作四比格欠凌駕而語意俱高其第三四比云我之名由我立而  
以人視我即其所分為對立者意則我之未始不為人而安得  
以不敬加之人々之名亦由我立耳而以人自視即其所護為

贗者則人之未始不為我也而安得以及私之我人我之名原是  
假立龐居士云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正是此意

過文是一篇刮目處最不可草々得數語雅練便能動人是科惟  
崔師訓過文可觀其曰賜也而果能之也則一言而竹終身不為  
厖願紫矩而平天下究且遠施夫子寧不有深加哉後講亦可蓋  
論語文字最嫌直致聖人語意微婉與中有奪々中有與未嘗道  
尽若將非尔所及直說做子貢不能及便失聖人接引後學之意  
矣師訓講云心之未純乎天々机雖動而易窒為人心之尚危也  
賜之事天誠不知何如而詎能公已公人一至此乎此心未實其  
性真隨發而旋滅為情境之易汨也賜之莽性亦不知何如而



詎能無物無我一至斯乎不直斥其不能而但言不知何如婉詞  
寄誨語不迫而意獨切又中間說人便及天說情便及性語有斟酌  
又文章妙處不在認定題目粘皮作解全要空中打景神思玲  
瓏如蘇老泉作易論通篇借禮未形容師訓繳云蓋向也弛思干  
博濟而未究仁體之何在彼其所病？于求仁之太難今也企慕  
于立達頓謂心體之無他此其所病；于求仁之太易求仁太易  
是題中本旨求仁太難是借賓形主無中生有翻案見奇

用字要新不新則不能動人梅守和將首二句輕做二比次即云  
則是共念而涵不分彼己蓋洪玄向未判之始周浹其性天者其  
以虛為体乎虛則無着也何易及也能念而動不分後朱蓋洪萬

物一原之初而流通其精神者其以因為用乎因則無意也胡舉及也共念触念是極新之語虛與因皆獨創而因字尤新曰共念則不分後先脉絡有條秩然不紊

文字要輕揚忌死板陳圭後二比云賜果適于人己未分之先而得其大同之趣也乎吾想我之公心固已之誘物化而不可完第能繁之而人与我不相左亦俛為下李之實功矣茲何造也能不勞而至若是也賜果能于人己既分之后而得其不二之宗也乎吾想我之私心固已千蹊萬徑而不可解第能警之而使念与意不相歧亦俛為太公之戶牖矣茲何修也能不勞而得若是也知誘物化而不可完猶是常語千蹊萬徑而不可解則莫駕曲徑矣

潔之譬之詩句是夫子教賜本意二比悠揚活潑如玉盤屑露清  
甘可人後又拖二比云夫孰知夫受之時即施之時而合併以出  
耶若猶有二境也寧不有待擬設耶夫惡知夫受于我之欲即施  
于人之欲而一体而符耶若猶有二欲為寧不尚涉思勉耶連用  
四耶字飄逸悠揚得莊生口吻

往年文字後面多作二大比用大柱子近又不然不难于用綿蕪  
針而难于錦上兆綱不困柱子而一字合掌非文也即字不合  
掌而語意不新神氣不完亦非又也李之藻後二比云尔忘境以  
觀理夫尔知天理周流不當自為封域也而以鳥情生境隔對順  
境逆境終與真境不相攝而安得遊于无礙之宇忽以道而制精

夫亦知大道融通所當撤籬籬也而以焉欲動情勝則人情物情  
終與內情不相合而何以達于不空之道先設尔忘境以观理次  
說忽以道而制情物物凜然而肌膚細賦思耿情真言々入解未  
即足云蓋檢察稍踈終不勝橫逆之竊發即衡量極當亦安見本  
体之自然而夫子曰非尔所及若謂天賜之于一也見及之矣力  
未及也求之如不及可矣前四句說理極透而後單拖我意餘波  
流蕩景色更遠張維樞以天地仁人做二比雖是波恣意頗稱工  
如云惟天地能生人能生物渾忘百昌之榮瘁曰无加則墮于忘  
矣吾非不欲無子靜對行生而竊意子之犹滯于人也恐人我角  
逐之根未除也惟仁人能並立能並達純然元氣之周流曰歎无

加則歸于純矣。吾且願子求仁強恕而不謂子之虛言自然也。靜  
對竹生原是夫子心事。求仁強恕亦是夫子教賜本意。發得明透  
如蜀錦吳龍郁然生色。未又是云。蓋欲惡中人微而不妄當身推  
贊資者。休難隱微黯黯之伏。宜歛聰穎以自照之清。虛不累之天  
當需恭盛而自至之不講題目而講題外之意。蓋體認夫子教賜  
之本旨而發明之此的確之談。獨到之語也。如項維聰後二比云  
蓋舍勉強別无自然之路而強恕既久不過釋其助忘之念。則自  
純外工夫難窺本體之真。而浮慕徒殷且遷畧其人己之防。則愈  
遠。賜無易言心。奉哉此。心不正講非尔所及。而但言如此則可及  
最。游夫子教賜之本意。凡文字以題講題則味淺。以意發揮則味

深此類皆可法也曹徵庸舉業六吾卿出色者窮搜剋煉思致精  
深后二比云蓋吾人寄形宇內趨舍厭戀總一情之徃來順逆拂  
逆皆一体之愉瘁茲意也惟独契性体者能喻而不然者怨猶在  
擬議間也人心憤驕难制方属于我非大順不能無拂甫属于人  
即少逆必謂無傷此意也即刻意平情者犹然而若賜也恐尚在  
矜持間也皆在題外發揮不泥本形独抒真意說理入微一言一  
解大率不善作文者如優孟為孫叔容笑頗似而本色全非善作  
者如臨濟譚禪捧喝罵詈卒成至道此在人善悟耳

我不敬人之加一勘此題談者只重無字便認以為化境然則無  
誦無驕之無豈便化乎又謂恕字子貢所及仁是子貢未及六未

然即此恕字由之可以及道行之終身不能盡如何易及夫子  
正恐子貢易視故就其言而養之黃汝亨之作最得肯綮先將本  
文二句喝出不復貼講但云則欲惡之情化為大通何其平也物  
我之形什于片念又何其易也得無未量所及乎哉故夫子不絕  
之為不能而即就其言以養之曰此二句真得題旨真疑會元口  
物與湯公下論其何以為仁句  
賜也非尔所及也豈不以凡人之情當其逆而來也或者介然  
而見至于來而不往則逆而順用之矣遊于自然之途矣自然者  
難也當其悖而入也或者尔夷然可受至于受而不施則悖而恕  
施是矣是恕也同乎一体之視矣一体者難也無論計較尚在于  
神不能相通即推情觀欲而擬議未融尔安能即我即人而擊一

念以為天下衡無論億度未忘形骸不能相化即緣欲觀心而思  
慮不徹尔安有受無加而通萬姓以与一真合故操此無加之念  
上事琢磨吾不限尔能也即此無加之念遂遊大通吾不謂尔及  
也此篇文字自出已見分明与註相違而又不駭人所以利中試  
檢荆川昆湖諸名公所作皆不拘註而恃經尔不炫奇而駭俗善  
作文者以通經為主以融註為高註有可泐即泐之有悖理處尔  
須融會而善發之令人不覺乃佳此篇可式

作文句々要從肺腑中流出搜精剔微愈出愈新令人閱之如入  
萬花春谷卒目爛然應接不暇此必中之文也畢懋康接下云信  
斯言也率世態紛々萬情而動于一欲是持觀之照也卒人心懂



懂萬念而化于一無尤太虛之體也自人与我相对以求私之者  
務異之公之者又務同之當其公之之時而人情我願已種上滅  
于其間彼其同而不勝與也蓋起念欲忘便有不志然后知志人  
我之域不可以念及之矣自施与受異情以未見有我者務分之  
見有我之隘者又務合之當其合之之時而出机入机又種岐  
于其間彼其合而不勝分也蓋作意求化便不能化然後知化施  
受之境不可以意及之矣或能祛其妄于未發之際而妄之机卒  
未寂故彼此一体靜悟若甚夷而臨動即難契或能撤其障于將  
發之際而障之根終未除故淵源順應天動若自啓而起念即有  
念是以知驗之心源總之不一也而又慮其心体忽覩終于

如此只就題發意滾々不窮秀色英風到為可掬此必中之文最  
為可玩黃克謙初二比云人從太虛來原無人我人從我見生也  
人歆我歆誰有而誰無人遊道術中原无所加歆從加起也加我  
加人孰可而不可開口便有沉重龔三益講完首二句即發下云  
想夫宅心大公之宇則天地萬物咸歸一体即寂然未起而不觀  
不聞常有融々周宇內者是何襟度也想夫平情順應之天則悲  
愉欣戚悉付兩忘即紛然交乘而不思不勉自有胞々聯萬姓者  
又何境界也末二比小云緣取譬以生明何如不識不知之為順  
而要惟大順則意氣且莫与其能遊自然以適志誠竟旋生旋過  
之為勞而必歆志勞則矜持當徐俟其化四比詞練氣順一百六

名唐世濟將前二句不做只輕衍過通篇皆重未句發揮此六  
是元体温體然廷弼皆在二百名外其文皆可掄魁溫將子貢之  
言畧衍數句並不著詞通篇皆以夫子口氣講其文云吾思世路  
多岐而報施為甚平情不易而渾合為難徇一瞽之見者毋論也  
即以心推心而揆度間其用情亦良艰也今竟曰无之則既徹人  
我之形并忘人我之念其胸中之廓然何如者而賜自思之果有  
此境界也乎懷自利之私者毋論也即以念合念而推致間其用  
力亦良深矣今遂曰无之則既純施受之迹升忘施受之心其太  
字之渾然何如者而賜自揣之若已到此地位也乎苟其反之隱  
秉其下无忘前曰賜自思之此曰履之隱衷血脉相承是會元家

數而稍有情識之尚存則片念未空搃成障礙而懸衡照物人也  
正相揆也猶非无也倘其質之本心而自謂形迹之能化恐一時  
塵見尚遠真源而对境馳情形骸未盡撤也猶不及也故謂賜而  
歛企之也則可謂賜而已幾及之也則誣賜矣尚其最諸宛轉融  
徹卓落和平雖置之首選亦宜

看会元文字須先看体段次看用意次看修詞其体段中一要看  
其机関活動二看其脉絡貫通三要看其接換無痕四要看其始  
終繫應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微吟一過蕭然欽容捲卷之餘傍  
徨追賞且夫枉尺一節碩起元作一氣呵成体段極雅不煩繩削  
而神理曜如工在象外起云子謂以直為市以枉為餌少損于今

而大償于后非曰利在乎先提利字夫君子惟計義不計利斯進  
退得矣之際不持之以媚人顯名厚实之未時捐之而明潔有介  
介然不可而不為也点不可為字下如以利乎何厭之有利之寶  
一間情必日溺焉而志沉于欲利之机一習智且日昏焉而筭失  
于食寶開于初机習于后寶開則情溺机習則智昏情溺而苟可  
弋之以為利奚必得浮于失而后為之必將曰小可枉也大亦可  
枉也而毋論尋矣苟可居之以為奇又奚必得償其失而為之必  
將曰多吾息也寡亦吾息也而毋論又矣浮过其实而償適相當  
二比又合成二比集前二比米句云筭失于始其以枉  
起句云苟可弋之以為和过按原人无痕迹食此二比

求直也歆弥羶々弥後方且尽竭餌之々術以求瞻其食及其以

直酬枉也心弥競見弥卑行且薄收取之資以稍慰其望前服未句

云野論尺矣此二比把處即承無論尺說朱一字以是為可為鈔

不可為歟如其可為則枉尺直尋之計左也始願之豈何如而今

乃約終之如此也如其不可為則枉尺直尋之計左也始視之

正如何而今乃拙終之如此也此下重發亦可為机関甚活動脉

絡甚貫通一篇如常山蛇勢宛轉擊應活潑流麗有美九游刃之

風此詩文字最宜熟玩陳圭中二比以羶字賦字作眼目亦能開

人所不敢開之口但羶賦二字終不雅馴通篇文勢須識輕重方

有抑揚又二比整對中須畧參差方是作手如張維樞此作重做

亦可為句便亮活動其末二比云得之不酬失也伸之不償屈也

此利而不利者也律以子母多寡之筭似乎爽利之常顧得者雖  
多失者非少也大者不往小者不來也不利猶利也苟有顧惜不  
就之明必非言利之意以得者雖多四句對前二句便不拘、中  
用一碩事聯二終有情而語意深到又能發人所未發佳作也道  
理無窮題意亦無窮須發揮透徹論義理必根極淵微論人情必  
由盡變態如項維聰後半云始猶因操持之不固而一潰其坊乃  
習于窺矚熟于机闕甚且我降其意以徇人而以未必如吾之所  
願是時所失寧可以大小論也始猶因薰灼之太盛而一深其指  
乃皇々而媒攘々而求甚且人操其權以持我而我不得不委曲  
以從是時所損寧可以多寡論也見欲而亂竭智力以趨之在懲

利者必詆其污利令智昏舉生平而喪之即謀利者亦噉其拙其  
渝二比揣摩人情懸談利弊策其所未然而究其所必至透徹痛  
快讀者心肯意服後二比又進一步到謀利者亦噉其拙方知利  
莫不可為而狗之者為失策也談言微中可以解頤張邦翼後二  
比云析利之深者勢不與錙銖故儻收之不得轉為相償相償之  
又不得轉為什一蓋其隱忍以圖非分之獲雖枉亦不自以為枉  
况其枉也未始毫無所補則孰禁而不為乎智昏于利者將不擇  
多寡故始犹有所愛姑以此身嘗之終奪于所甚愛息以其身狗  
之盖其征逐以厭無極之欲即枉犹自以為直况其直也不至震  
其所枉者則何忌而不為乎公用意推求言之中窾始曰不爽錙



銖既曰不擇多寡愈揣愈深皆文之有理者

文字不必逐句求工但體段既正則信筆寫去皆成佳境曹徵庸  
此作通篇皆好起云一枉則無不枉不當論其所枉者况何一不  
直則更無直不當論其所直者况何若予所稱枉尺而直尋也不  
過內不勝其欲姑為是委婉圖之外不勝其羨姑為是隱忍就之  
如其獲焉則以大得利自甘而如其失焉猶能以小訕辱自解蓋  
以利言之耳似此一起格局正大氣象圓活後面只直書所見便  
是極好文字何必枝々而摘葉々而尋哉

文字有正有反皆在一股中見此常法也有全股反做而後却全  
股正應此反法也如黃陂後半云為世資之可竊則斯須之利陸

猶勝于終身之貧賤即棄吾故以攘之終不餘力而攘利矣何不

可之有焉誠方寸之可味則後來之指視何易乎目前之紛華即

題意本說利不可為

喪吾素以驅之直惟攘、為利徃耳安見其不可為焉

二比全說利之可為分明與題相反

然以枉而易直在隆道義者必不甘于屈身

乃以尋而易尺即較利害者亦自知其失策况以身而衡利、殆緣身而後有也身既辱矣利將安附以身而衡義身殆緣義而後重也重之既徃直將安施前二比反說此四比正應一比深于一比愈發愈精如駿馬奔騰妙奪人魂

凡作文先要得意然後措詞會得題意透徹信筆寫去便成佳境如枉尺而直尋一節李之藻先提枉尺直尋節流水二比然後正

講云廷謁而功流焉彛彛云利在于功從此不已而利苟可以潤  
身功不必于蓋世卒故吾而尽棄之亦甘心而赴乎立譚而名垂  
竹帛尚謂利在于名從此不已而利苟竊于目前名不完于身後  
即終始而不相副亦俛首而趨乎小節不惜而大閑亦踰故有身  
在利中而沉冥不返壯志無一存者蓋姑特較于錙銖而不虞其  
决裂至此也則枉尺直尋之說實誤之也一念少差而萬事瓦解  
故有身在利外而伺隙以趨希覬于萬一者始猶養有隱忍而卒  
至于肆行無忌也則枉尋直尺之漸所必致也出自胃臆便成絕  
調前比末句云亦甘心而赴乎語絕而意不絕後比身在利中及  
一念少差等語皆透徹痛快恫心駭目可魁可元之作也黃汝亨

起處甚高其詞云夫士人握瑾懷瑜不欲著功名于當世今以吾  
身受訛而與王伯爭流詎不甚利哉而終不屑枉其身以前諸侯  
王誠謂義與利不兩存之論也而枉與直亦不交神之勢也起滯  
明白浚面只信筆寫去自成佳境黃貞甫三篇墨卷識見甚高体  
格甚鍊逼真會元文其所以不滯元者則以脫尽鉛華独存瘦骨  
高人見之則喜其寒梅古柏風骨蒼然俗人見之如噬乾豚頗必  
滋味故爾輩作文須瘦不露骨清不近寒即洗净繁粧務要使素  
馨可掬上既愜乎高襟下不唾乎俗目然後萬選萬中耳佛家有  
得二隨順之法謂上可陪天子下可陪乞丐也世人俗者多高者  
少故修應試之業須入不二法門勿作一路文字韓國藩絕佳

是魁作其文云言義者論公私言利者論多寡凡失之微得屈之  
求伸與先之作合而後之取償皆利之屬也如子所云枉尺直尋  
則尺不自枉因尋而枉是謂將取而固與握筭之餘謀也尋不自  
直因尺而直是謂借竊以補絀心計之遺筭也蓋不以義利之而  
已矣夫利之孔甚悉大者則以途開小者則以竇進言利之階無  
以淺嘗之則嚙以心深溺之則徇以身吾恐枉尺可枉尋亦可矣  
直尋可直尺亦可矣尺依題用此四句後皆縱  
橫寫意顯然奪目以尺視尋豈反  
輕于尺然枉者立于不自主之地則尺未效而不得不得以尋以  
尋視尺誠何補于尋然直者懸于不可得之數則尋難求而不  
得不得其尺始而尋為尺枉則伸者尚屬之妄想而屈者已失之

故吾舍固有以博儻米人皆知其失笑而揣摩之心已挫或倒行  
而不知繼而尺因尋直則失者已見其滔天而得者未酬其滔滴  
世皆病其無謀而左右之望或容以施而不顧蓋貪人殉利巨  
賈不寒其望必下較于錙銖而鄙夫歟義糾節不介其懷必漸流  
于污辱夫枉尺直尋者猶曰于義非而于利是也至于枉尋直尺  
則不惟為義非而為利亦非矣可為與不可為與當必有辨之者  
通篇寫意發揮精透情境俱真若出夙構此等文字豈可以其名  
次稍低而忽之温体仁小東極佳大講一完即云何也心為貪使  
則觀覩苟且之念叢生而利令智昏則取舍輕重之情悉眩如是  
而利尚忍言之哉故夫尋有所短尺有所長用離騷故語直有所

不足莊有所餘吾率守吾之尺矣子其勿沒言分明面說

乙未仁者其言也詎全十八魁駱日升最為警策前半篇講云夫  
言而曰詎則非無言也亦非有言也有言無言之間豈第以詠詠  
為精神者耶似忍也而實非忍也似忍非忍之妙其有机緘而不  
自覓者耶此二比較他人更深一步意味便齊無窮末二比云蓋  
天下萬境萬形舉閑意念而念、悉歸恟慄則原無妄根也而何  
妄發之可除吾心存主施為不欲外蕩而息、皆還淵默則本無  
躁念也而何躁言之可化文字肯有意思又要華彩駱公此文用  
意精而說理入微遂能動衆陳瑛前半篇無一句實講只虛、說  
二小比就帶議論過下格局使與人殊講為難云彼其精神內欲

而舉天下事誰非慎之真体所默運者誠難之也惟視事而安澹  
輕言事乎則雖當未言之時而仁人之所存者已密矣彼其志慮  
常惺而奉天下事誰非恐懼之心源所默攝者誠難之也難當第  
而安得不重言事乎吾特於發言之微而知仁人之所定者有素  
耳前曰歛後曰惺由定入慧也前曰視事後曰當事先審而後任  
也視事則曰輕言事當事則曰重言事脉絡相貫前曰所存者密  
是就仁人說後添一知字又就規仁者說對法婉轉且神情幽閒  
佳甚

左傳叙烛之武見秦君其詞一二十句一轉意不復而轉新此是  
文之妙處時藝中少有彷彿者劉觀文後二比云天理凝寂之中



不張于氣不驕于誘安見天下事可以輕為而我敢輕言之即非  
有三絨之戒而其中有退然若不能者有不浔以有餘之意乘其  
不足矣直性淵停之內不浮于才不矜于智安見天下事有可以  
肆為而吾可肆言之即無俟尚口之警而其內有歛然若不勝者  
自不浔以淺率之習淺其沉潛矣首句天理疑寂乃一股主意是  
第一層惟其疑寂故不張不驕是二層惟其不張不驕故天下事  
不可輕為是第三層惟事不可輕故言不可輕是第四層不待三  
絨是第五層其中退然是第六層末句是第七層自上發下轉々  
相因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遜章法泐如

此題詔言一句原不當重講而不講乃為浔体蔡復一講云夫舍

為精英出為謨訓仁者之言也以有言及仁或緣飾于論篤之士而未發若緘將出若禁則仁者之訥言也以訥言論仁最可得其凝密之微諄得不甚着近半虛半實輕脫過最得肯綮

文有敷衍發意者舖張揚厲傍收曲映舒之則文漪落霞物然悅日收入正意如千鈞之弩一牽透革乃佳張其蕪末諄云進非憂其難踐退非慮其固終惟是深中莽邃之士其德器凝然不亮其聰明才辨之自歛外非虞其招尤內非深于養晦惟是神閑氣固之後將言動必欽總由于主宰操存之素先以進退內外舖張張張意而後收入本旨煅煉精工語意俱到

凡文於人所着力處不必多講人所不作處更為發揮乃可出衆

此題詠言人所必講者舒其志只輕之過過下而却另作云凡言  
皆文也。詠則獨葆其無文之真而純白完凡言皆辨也。詠則直周  
其不辨之質而神生定唱過題目而另於題下發揮使上下題意  
儼然在目。此是秘密藏也。

十八魁之外十九名施壽明二十名陳亮采二十五名李長庚三  
十一名揚正芳皆以為難作為仁說其識見皆高陳亮采講為難  
先反起云精神外驚者銳意而為公矢口而言本其帶專之德而  
不喪于浮誇即心思內持者慮及于為始開之於口雖無誕易之  
愆而亦時勞于制伏仁者不然也用意精深開口便高人一格如  
商彛周鼎者見雖未必遽識而古色蒼然自不敢易視之也才二

此云非必懷顧行之思而故滅也終日乾之本体原自沉潛其  
認之之心即其難之之心而已矣又非必操不逮之耻而不尽也  
成性存之之真原本無浮漫其不淨不認之心即其不淨不難之  
心而已矣終日乾之與成性存之俱是舊話而用意懇到即是腐  
自神奇譬如尋常楊柳一遇春風便能綽約媚人而嬌舞特甚  
李長庚云論本体則靜自足以掇動認以見仁者常存之心論修  
持則雜不足以當一認以見仁者無逸之心本体修持皆歸之心  
上起句異而未句同此後生所不能作也其所不肯作楊正芳云  
莽辨者常欵緩議論而急躬修仁者不淺忌其文章之太盛而現  
前自有以見真体矯輕者惟恐責前言而課後效仁者非果慮其

實踐之難符而日用皆所以密真机現前真体日用真机乃是实  
理而句句用意極其爽愷近來小束絕無佳者緣本題正意文中  
已先講尽到此不能更着一語如春晏將闌杯盤即罄殺核皆殘  
即有美景不復留戀矣惟葉鳳翔小束云夫是以言之詎也蓋真  
有意于圖艱而默鎮者深焉謂之靜持不謂之恭辨言之不計不  
詎也蓋真凝神于有主而徐發者定焉於內為性定非于外為必  
文徐希孟收云茂實者必無浮詞故緘默不言而初非有意于內  
欲靜定者自無躁念故有懷欲吐而亦宜不喻于惘恍張嗣成束  
云是知頽行而言見君子敦行之思而未著其不言之本体耻躬  
不逮狀君子急事之慮而未詳其宰事之真机三束皆有意見也

可玩也張大猷云事有一言而終始立睹者及身涉其境界竭平生之力而不能成誠執一懼事誤而內且自誤也夫安得一言為借資而開誤之端也事有一言而成敗立決者及時責之擔當循風陳之設而不能合誠暢一乎懼事壞而外且壞天下也夫安得以言為嘗試而競壞之途也徐希孟講誦言云仁者充養豈不足以扞文藻而惟于無可表暴之際驗獨得之真修才識豈不足以糾衆議而惟于無可發摠之中微不窮之蘊藉極善練詞于淺近處發出真意程寰講完首句另作二比云有力持于外者此徒枝葉處剪其蔓也不必待仁人而後能有預葆于中者此徒根本如凝其秘也殆非遠養不能致以此你過文便能出衆王孫熙後二

比云非必以興戎出好之戒預惕於先而躁妄之思絕則善性修  
詞一境也不得以無所不嚴者而弛弛于言非必以傷煩起蓋之  
防別持于內而疑一之志堅則性灵唇吻一机也不得以無所不  
操者而反縱于言人以言之能詗得其恭辨舍章之迹而吾以言  
之自詗想其真純粹白之心詞意皆工英利器周應秋六就為  
仁上說講為難云人之德性絕微不守其宅則善動之私旁出而  
仁者渾以德性為作用雖事所得机者犹兢々凶敢縱焉即此幾  
微不縱之心直與本來淵默之境相縮結而言烏不詗乎人之涵  
養瞬息不合于性則嘗試之見滋益而仁者渾以涵養為曆施雖  
事所灼見者犹斤々凶敢忽焉即此瞬息無忽之心直從觀聞名

象之外為關鍵而言又安得<sub>不</sub>詡乎流麗清逸當是名家李黃泰  
云力量非不能為而仁人直視為不克勝此其難<sub>之</sub>在默不容聲  
之境也自是和順之藏<sub>之</sub>化而為老成遲鈍之衷言豈得<sub>以</sub>博選  
乎吾知其一歛俱歛矣識見非不優為而仁人直視為不敢任此  
其難<sub>之</sub>在不落言詮之地也自是英華之蓄<sub>之</sub>融而為擔當負荷  
之用言豈得<sub>以</sub>辨窮乎吾知其一慎俱慎矣蓋兢惕之思自能勝  
躁不必矜持<sub>于</sub>守默而真宰常完鎮密之<sub>之</sub>寧足以鎮<sub>之</sub>謙不必着意  
于含章而元神不散句句說理得<sub>之</sub>味文三昧擅之<sub>之</sub>堅起處云不直  
指仁者之<sub>之</sub>體而第<sub>以</sub>詡言稱焉此與湯會元同式講為<sub>之</sub>難云蓋詡  
言有二焉有詡之<sub>之</sub>詡者有言詡而<sub>之</sub>不得<sub>之</sub>不詡者有詡之<sub>之</sub>詡者即注



意三緘不除躁妄之根抵有言詡而不得不詡者洗心握机

即默存方寸已清詭易之本源兢業一念觸處皆疑真有如臨而如履者蓋真神斂矣神斂則一切皆斂而言安得独放乎其詡也蓋神之所自為收攝而強閉非功矣敬慎一心有境即注真有冰兢而戰慄者蓋其精凝矣精凝則一切皆凝而言安得独肆乎其詡也蓋精之所自為主持而禁禦猶踈矣理精詞鍊可魁可元孫大壯後二比云蓋詡則有不容洩之英華而精神之凝聚常在英華未洩之始則時其洩而若斂也見謂神液而精融詡則有不容輕露之天性而工夫之沉潛常在天性方露之初則時其露而若秘也見謂天全而性得焉人有奇氣沈玩講認言云人身之語

〔七〕

器動靜一一皆真體之流行而循聲亦可以測本聖教之高下精粗事一皆還源之階級而修詞亦所以体仁季王極善修詞而此數語不但藻繪可觀兼亦理意俱到可稱格言洪都講訥言云其淵然內抱者有無限之英華而常不浮于氣其燁然時溢者有不朽之名理而每不炫其奇此等文字如披砂見金人一一知室又如易牙進味入口便奇此處萬萬中者也

魁及散進士中多有可元者須細辨之如弟二名賴克俊將訥言不做只散作三五句輕、迺過此亦會元家數第十名曹奎全以為之難即作為仁意見最高亦可作元蓋賴得元之格曹得元之識者也

荆石先生嘗講此題云為之難夫子自有明訓其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蓋言不怍則難在為知為難則言自詎是知言非詭聲也乃實語也詎言非徒防之於口也乃實體之於身也以此見詎言之不可輕視註添存心兩字及蒼混了今作應試文字若依註則悖理而題意不明若全說理又駭人而難中須發至理于本題而又不受唾于拙目乃為利器吾不敢倣具區之擬程姑作擬題一首私以示汝有未安即改之母傷也但要之至當耳其文曰聖人即言以論仁而發其所素慎者焉既不与衆雷同又渾厚大雅語有含蓄淡而不厭此元破也若欲作魁破當云聖人論仁于所發而因稽其所存焉通場皆說言此獨不露言字既新且雅但

意味刑薄此點破也若不論高下只欲中武當云仁人有尚矣之  
思聖人以言發之也新能觸目竒足起予主司雖在昏夢中必  
警省而見收者也蓋人本不盡于言也以慎動視言而言非虛矣  
雖謂其盡仁也而宜且心之精神謂之仁以斂而完以濺而蕩而  
多言而噪者往々炫采以腐真吾見夫子之造就司馬牛矣蓋宜  
諸口則有言休諸身則有為而仁實據其樞机之發觸于為則稱  
難觸于言則稱詡而言時露其德充之符故不直告之以仁而且  
與之論仁者不告以仁者之全体而但示以仁者之詡言宜乎牛  
之少之也波豈徒重仁輕言哉有易心矣夫以易心視為則將大  
言不怍而終身之行誼以一時之誇誕而尽虧以難心視為則雖

行獨有餘而嘗試之妄情與侈口之浮華而俱歛一感未乘而清  
觀絕先真見夫性命中有不易完之責任而觸絕應變孰非兢惕  
之門當枝葉方盛之時而吾之耳目形骸及化而歸之本根矣即  
有啖論焉滄出焉萬物並作而動膺群化真見夫身心內有不易  
及之工夫而涉世逞謀墮隄艱危之路當文明欲露之日而吾之  
形神意念及歛而戒之篤實矣即有繁稱何滄肆為華不自實誕  
也可禁也即有時言其所已為而追思其締造之難直欲奉守由  
已散之英華而悉注之于行誥矣不謂之端何自啓乎發不當可  
驟也宜省也即有時言其所必為而豫想夫規登之難直欲奉鴻  
濛未泯之精採用之于躬修矣不謂之隙安所乘乎蓋天下有厚

交而無二心。倘慎其經綸而復肆其談論。是慎與肆同出一氣。病也。非情也。吾有心萬幾而無二念。如規恢務實而華藻。獨淨是矣。與淨共處一內宇也。無是也。故執言以觀心。則心德之精誠。不存于聲容之夾。而回心以頌行。則欽華之本。已素存于啓發之先。切言亦未易矣。尚無忽諸。既不拘註。亦不駭人。知者得其意。不知者達其詞。庶几可以取重主司耳。爾輩今作應試之文。且以此爲法式。鍊格欲知輕重。用意欲擇正偏。詞欲鏗鏘而描畫。處須區真。境氣欲順暢而平淡。處須著腰情。以時調洩道真。而要使傲人通曉。以女言談題。懶而要使智士愜心。金石可鑄。典義難。恨思之。慎之。毋忽也。

杭堯文觀卷之五終

海藝塾文規卷之六

趙田逸農了九袁黃坤

義

男袁天啓

著賦甫

姪孫

袁士鯤南之甫

袁祚熙載之甫

書林葉氏仰山繡梓

正講三

詩而至近體之律詩經義而至近日之時文拘之以格局限之以對偶氣象衰頹極矣然善作者須于兩邊排列之中有一氣貫通之趣方為勝景如崔顥黃鶴樓詩起句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



空餘黃鶴樓二句從上說下本是一意接云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此聯緊承首二句說來而其氣亦自相貫五六句又寫空中悠悠之景故曰晴江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曰漢陽樹曰鸚鵡洲則身在異鄉自當有思歸之念故末聯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因異鄉而思故關因思歸而煙波愁又句句相啣如出一線又如杜甫曲江詩云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二句亦是一意而下句之意比上句更深即接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第三句緊承前說來第四句遂承第三句說下花既落盡自應飲酒五六句又叙該飲酒之意云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夫堂巢翡翠則宜在人

六隊則麒麟則長往不返不獨花落而人亦難存此傷酒之所以  
莫厭也結云細推物理湏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物理蒸花落人  
亡而言亦句句相啣詞雖拙黃對白而意則如線貫珠乃是大家  
手筆句之工拙固不論也若曾元文字多是一意到底前已論之  
詳矣如國有道三句湯賓尹文云士人之抱道而處也恒願以其  
身效于有道之朝夫有道則自今以前未試之奇遠逢明盛固建  
樹之一會也自今以後所入之途頓異窮約亦猶軼之一机也前從  
說則后句如有能國有道而不變塞乎蓄之平日則廷獻有期而  
句切題見之服官則家修不改四句貞疏從陳如周憲章文武來從廷主  
上之明聖母亦有唯諾以為通也者而反之致主之素心當不其

然故寧直母隨摠素心也。藟操一念以出而昭德納遠唯所執持

已時事之太平母亦有恬愉以為通也者而質之匡時之雅志當

不其然故寧方必固剛雅志也直執寸衷以徯而朝綱國是惟所

擔當此二比繫承家修不改講來且前比說主上比說主上便

云朝綱因是極有針線下比砥行者一向又承擔當說去砥行

者不濡染于富貴富貴其儻然者耳。惟至于清朝之表見樹之無

前番之不朽而卒無加于昔之恬澹則其不磷不淄之氣象何如

形容強茂氣象故着何如二字最有含蓋信心者不滌越于功名

后人無所形容而李之便無味矣功名其顯然者耳。惟至于甘路之隱忍入而不及覺而不及持

而卒自完其初之樸茂則其獨徃獨來之精神何如。但彼不奕上

爲而其強自見不必另講強也通篇文字從源而流打成一片此公之學必有傳受聞其做秀才時便有會元之志故造詣深而脈路正若非平時理會得清楚進場安有此作也

凡題目要看得細所謂不變塞者非是變而徇人也當有道之時明良在位不但我不必徇人人亦何用我徇也惟駱日升講得入細其文云夫世方明良固不必變所學以徇人茅經綸措置稍與本体不相符則猶謂之變而君子不然也循本体以發揮而已士常觀會亦何至回心以希世第躡設施為微典粹莽不一致則猶覺有變而君子不然也依粹莽以時措而已後繳云蓋勛業皆性天作用勛業縱可遍天地而必不可收內消事功皆心體發見事

功縱可冠古今而決不可味心體看得書精下語自然壓衆如姚  
黃魏紫獨占上林而籬落群花自然失色

一作大固貴用意而場中閱文全要氣好古文惟太史公最渾雄  
昌大蘇長公得其波瀾便能雄視一世近日惟茅鹿門之文專以  
氣勝是科劉勰文氣極清順其文云吾可以其身樹世之功業而  
不可以功取泊乎以無為之心行于可為之時而無所與焉罔有  
微而捷取之也罔有貶而曲徇之也吾心一定之矩原不依世而  
立則亦獨制于一世之表而無所制強何如美本題此字在矯字  
上原是形容之語  
故須着吾可以其身樹世之利澤而不可以利致澹乎以自適之  
何如字  
調于衆適之和而無所着焉無矯世以為高也無收下以為名

也。吾道不易之友，原不隨物而化，則亦獨化于世而不為世化。進  
何如矣？時有天下所趨，非吾之所長，則寧無用其長而終不枉尺  
于彼，以求伸所長于此。時有天下所工，乃吾之所拙，而終不鑿吾  
之朴以肖彼之工。故內寧外恬，庸夫可以坐守，而君子獨不變塞  
于偷安。盛滿盈成，賢士或以懈終，而君子獨不變塞于末路。  
凡文字氣順，極利場屋，散舉人，散進士，以氣中式者，極多人，只見  
其文無大意思，類多輕之，而不知氣好而中固常理也。此六比不  
特氣昌詞順而言皆入微，意皆破的前二比，以意遣詞，搜窮理窟。  
次二比，憑空構景，出人意。末二比，如鴈落寒江，回翔得所。此魁  
元高調也。

文字依題發揮乃是正格有先反講而後正講者亦是正格是科  
蔡復一講強哉矯句通是反做而詞意跌宕矯然不群其云利  
害之迭侵禍福之常前其變在人者也在人者漸靡有形識真可  
以無懼氣激可以不撓烈士猶得伸其奮迅激昂之氣仕路之隱  
忍心曲之逢迎其變在己者也在己者綽約易柔有萌而不及覺  
覺而不及持雖壯夫無所用其辨別隄防之力苟非依乎中庸真  
見性命之實學了氣接下則塵情濡染將以守舊為拙宦狃俗為  
通方或者遵道以行環視斯世之寡儔對而不對而外炫中疑反  
謂變易未必非固執未必是不羈不束如駿馬行坂乃不變如君  
子也此正講只此一語文之變体宜玩曹學佺末云以耻為通塞即窮居而

譚寂冥非天性也。故伏一變之根而卒不自覺于變。君子以道為  
通塞即大行而爛勳。勳猶幽人也。故樹一不變之幟而反有以變  
人說一變字翻出無限議論頭角迥然。

十八魁外鄭懷魁起云。夫人當窮居之時。皆能為貞固之守。及其  
世既清矣。時既庸矣。身隨俗而雅化者。既一變而不還。托大道之  
委蛇者。又屢推而靡定。塞之不能不變而為通也。勢也。散而逸。輕  
而圓亦魁作也。

文有格不必盡鍊。意不必太深。而造語獨至。秀色可餐。如振鐵生  
光刮蚌。呈耀未論本色。而精瑩射人。亦自利中。如王孫熙云。卅略  
之低昂。最能消英雄之氣。票仕途之薰染。最能折豪傑之心。期看



他句法何等工緻沈琦沈道原皆多秀語琦結云衡門泌水恒多  
絕俗之標魏闕蒨廊輒銀經世之恭道原講有道云境界闢而重  
新而耳目頓改身世逢而為泰而意氣漸舒過文云士人驅馳世  
路易主持道術難卷舒六合易固守一心難此四句却說理非徒  
詞焉已也鍊詞有法須以理為主而詞以闡之以意為骨而詞以  
潤之華實並茂骨肉勻停最利科目如朱之蕃繳云處榮通不殊  
困抑在素位者本什客感于倘來而遭顯達如莽厄窮論守已者  
還徵學力于貞遇俞維宇云入境而能離乎境建明日茂守道日  
茂處華而不染于華世路愈夷素心愈固胡汝政起云國家之氣  
運由塞而之通固斯道明行之會也吾儒之志節愈通而愈塞則

維持道脉之關也。玉惟儉首二比云。吾人精神未用常翕聚而盈溢而一洩之于功名生平之塞意亡矣。君子寧翕聚毋寧宣洩。即寵榮足以薰心而朴茂內含之意。獨不少更也。吾人志意未舒。常含蓄而有餘。一舒之于仕途風昔之塞意盡矣。君子寧含蓄無寧散舒。即衆人容有動念而簡素中藏之貞。獨不少易也。林應翔繳云。想其析此道之介精入毫芒。故獨見獨聞。縱投之紛華而靡亂守此道之分堅如金石。故獨行獨斷。縱試之靡麗而不搖。徐紹曾起云。強言乎其勅也。必舉塵世所至歆至艷者。曾莫乘焉而屈。乃始言勅強言乎其貞也。必從真性所未鑿未散者。卒莫搖焉而蕩。乃始言貞。林機小東云。蓋惟出世者。經世念寔而境皆虛。其真心

一定而不移亦惟得道者忘遇外化而內不化其正氣常伸而不  
餒曾之省後二比云吾人立命之初自有天則且不知有塞安知  
有通自非獨反其受命之原而毫不以人為奪者安能歷窮通之  
兩境而悉散為太虛吾人成性之至自有道真且不知有常安知  
有變自非神識其賦性之常而毫不以意見清者何能涉順逆之  
兩途而盡化為無我楊恩東云我受變於物則物大而吾小而吾  
之強始屈我不受變于物則我大而物小而吾之強始貞程可久  
繳云有道之國氣運將由實以之華君子獨歛其華而還之吾心  
之實故其正氣亦隨國運以不磨人心將自醇以之漓君子特收  
其漓而反之吾心之醇故其剛大亦共人心而不岷吳堯崇反云

其胷中之定見足以貫古今故歲穴廟廊皆視為古今之客感其  
本來之定力足以扇宇宙故豐隆隱約皆視為宇宙之客形淦如  
珂結云蓋論其道即未遇以前之道豈顧以世治而益顯其節論  
其心非與世尚通之心必且以道全而益顯其剛以上諸作皆以  
真意摠為麗詞入耳鏗然而嚼之有味所謂名言也此便可作脩  
詞之法倘不根理意而獨騁浮詞如光祿寺設宴餽飭煖整不耐  
咀嚼又如封節度東征士卒披錦甲持精矛衣裝鮮爛然多市人  
堪戰者寡不免一敗而已

國有道三句衆人皆以不變塞為不改窮居之節五名陳瑛看塞  
穿極高此心之篤實為塞應會蓄而不應發洩者故其起云士當

其未遇時恆有所鬱積而不洩一旦當國家太平之日遭時違會  
往、不勝炫耀而輕洩其所長則是未達以前塞意固多既達以  
後塞意盡矣矣通篇文字皆以此意發揮

易大象如乾言自強坤言載物皆可解獨云雷屯君子以經綸此  
意雖明蓋水在上雷在下乃是欲雨未雨之時暗而未明蓄而未  
激所以鼓動天下處全在此故君子用以經綸夫屯如章之初出  
句而未伸即塞之意也故此題不變塞若說榮通之時不改窮居  
之淡薄此一清修之士能之不足為難惟是此心之鬱結而不可  
解者雖遇榮通終無一毫舒展此却從心体入微處致力所以為  
難又國有道不是說澤可遠施而志盈氣滿又不是時當圓轉而

變塞為通我方出而行道何至盈滿自縱時方用我之道何必圓  
轉拘人只是時當有道一時民物俱熙、大道吾何得獨塞又強  
哉矯亦要看得細凡說剛勇之氣強毅之操皆其粗者蓋殺人須  
就咽喉上着力莽勇湏就德性上致力此湏就自勝處模寫方是  
德義之強亦作擬舉一首其文曰聖人觀強于達而得其守固者  
焉蓋有定守而真強見矣是以君子不患不遇時而患其變于時  
也夫子告子路蓋謂君子道欲大行而心欲收歛故窮居則與時  
而俱塞行義則因塞以建功是塞固所停蓄而不可解者亦其所  
常定而不可變者也是故當國之有道也使時通而志典借通則  
素養自謂聞然而遇主設施終將因時而損改倘制境而未能恣

境則大節縱能植立而納念派注不覺隨境而密移此塞之不能  
不変而安所稱強也君子生平涵養惟此朴衷而聖主當陽則宗  
社生靈且景爍而流光矣吾獨守其不可派溢者而愈凝愈固其  
積積無絲毫漏焉立朝建明惟此素抱而良臣柄局則宇宙民物  
且宣朗而大通矣吾堅守其不可圓通者而愈斂愈密其緘結無  
毫芒洩焉秉心寒淵必投之實境而始見而時常昌大則做宇宙  
清寧之境以鍊吾恬澹之心而積蓄將益固也蓋從世路之最艱  
處鍊心則稱矯其鎮定之風裁豈不勇哉而堅忍者可想矣真性  
凡塞必涉之世榮而始真而時際豈亨則乘國家明盛之榮以養  
吾冲靈之性而緘結將益深也蓋從醇德之未散屬養性則得

其醇修之作用豈不毅哉而振勵者可繹矣世方相與以道何至  
在其高標然隱忍中稍為舒展即匪真脩故大業炳而間而玄抱  
常積而未散乃自戕于幾微者密之中而獨處其勝者也何勇如  
之我方出而行道何至棄其素養然獨知內微有轉移即非勁節  
故洪恩施六合而夙負常蓄而未伸乃自勝其隱微流蕩之私于  
養勇于獨者也何剛如之此所以不流不倚而為君王之強哉山  
林之文典廟堂之文分明而略脫盡繁華獨存本色一味清虛不  
妨寒儉者山林之又也豈腴溫潤萬寶穰陳冠冕珮玉燁々可敬  
者廟堂之文也山林之文可以名世而不可以趨時可以沾々自  
喜而不可以取效場屋若持之應舉譬猶草履野服而廁于簪纓



補散之間自覺面目可惜語言無味失之遠矣汝看從來墨卷或清或暢或雄或逸雖種々不齊要皆翔中彪外文理燁如今欲擬之寧過于典麗毋失于空寂斯為得體然第一要書旨的確第二要理苞塞而溢于詞第三要意見出人第四要精神透露方是真正文字彼徒以詞焉而已者雖利于科目終是謬種流傳不足式也

好善優于天下此題若不說取善何以見其優于天下若說取善又碍了下節所以為難惟湯賓尹只說好善而優怡之意亦自躍然其云善者天下之公理散之不過一掬而翕受于無涯之裏有隨感隨契而合併以為量者其內之所入深也好善者天下之公

心蓄之不過一念而充拓于無涯之化有隨用隨足而兼濟以為  
功者其外之所施宏也吾不能盡天下之人為之整齊調劑而獨  
此樂善之懷其精神已冒乎四海九州之外只如此說已見優蓋  
在下議理有時而竭善典善相成而人之能無非已之能矣此三  
文吾又不能舉天下人之善為之嘔喻採納而第此嘉典之忱  
其意氣已暨乎天覆地載之間蓋人人議取有時而隔念與念相  
通而無所及卒無乎不及矣或好善者而才足以運也益以助其  
所長而出其緒餘可奏棊隆之上理即好善者而才不足以運也  
即字用得妙二亦不窮于所炫而擴其度量已基平治之弘規蓋  
此通為一比矣其付天下于天下人自為用而我不私惟不私乃所以成其大也

其以天下運天下人共為用而不勞惟不勞乃所以用其逸也  
好善之所優有如此者湯公之文妙在一氣呵成不雕不琢而氣  
充格正詞秀理明墨卷初出海內闕然及窓稿一傳遂名雄虎觀  
價重雞林始知締造之有源益觀名家之絕物

題上緊要字最不可忽不但要挑剔分明兼要體認精切此題優  
字是充足有餘之意作者只講好善能治天下而于優字口氣累  
不體認譬猶林下腐儒妄談經濟揮麈揚眉豈不慷慨竟無一語  
切朝廷事實此文章大病也是題惟李光祖股皆散優字起先  
題明大意後一筆掃去亦是獨創之作起云謂之曰善超夫強力  
智識之外而合之以公是無外之理也謂之好善撤夫任力用術

之粗而游之于虛是無間之精也故以此獨存于胸中已有遺括  
四海之量而以此斡旋乎天下自可取足一腔之中公孫丑曰足  
孟子曰優以優字破足字此從囊括說到取足下面并包自裕及  
含弘已暇等語皆從此足字說去

語云石蘊玉而山輝川含珠而吐媚如無珠玉則山川寡色矣故  
又須用意不可徒事造語曹學佺後二比云推轂而同升之迹也  
而精神凝注則在迹外更不必分精神于天下而天下卒不越其  
兩疑注蓋自吐握度開而謀王斷國榮懷在宗社矣設官而分職  
之任也而意氣收翕則在任先更不必馳意氣於天下而天下卒  
不出其所收翕蓋自推誠道擴而安人立政泰寧及邦家矣張琪

燕中二比云登明選公風勵猶云有待此直以一念虛懷潛放豪傑作與之想而聰明不患于壅闕也斯謂用人之益溥而即以譬盡天下奚弗給矣明揚枚卜招徠猶屬有方此立以一念真好廣啟英雄效用之思而理道何難于洞徹也斯謂樹人之澤神而即以化成天下靡有涯矣如此講不但用意高遠燕亦不碍下文真佳作也劉元珍講云天下殊風不殊善而吾誠懽然契合則才幹智識悉化之為神理而不竭之源由是濬焉恢乎其于經綸必有餘地也天下殊習不殊善而吾誠躍然欣慕則耳目見聞悉收之為德性而無涯之用由此濬焉浩乎其于擘畫必有餘施也亦切優字

好善優于天下題目本粗無甚精意故自元魁而外佳者頗希張  
陽春起云人之強識智力其紛然待用而不一者摠謂之善願分  
之則為片善合之則為全善夫人之精神意念其油然而用于強力  
智識者摠謂之好善願善則分為衆人好善則合為一人故一物  
非小包舍無外一念匪隘妙運有餘李長庚起云自聰明力量而  
入分極則窮惟善則目前取之終身持之皆是物也徒見聞意識  
而入用極則竭惟善則一人由之衆人習之無少缺也嘉言懿行  
何者非善之迹好之則迹實而非虛存一好善之心而隨所觸皆  
善也耳目之用化為真机不越毫微而優于天下矣人已物我何  
者非善之寄好之則彼合而為此達一好善之願而隨所遇即善

也形骸之變聯為實際不越方寸而優于天下矣陳大綬提云天地間之善從古未有一人能兼而挾之者乃好則無不入也是以一人兼而挾之之道也治天下之大從古無有一人能兼而理之者乃好善則無不脩也是以一人兼而理之之術也沈道原繳云故獨觀獨聞自稱神識而帷廡之外莫窺惟好善則匿者在徑丁之中明者徹萬里之外獨斷獨行自號英裁而尋丈之外輒阻惟好善則心下于匹夫匹婦之小而量超于天地萬物之大劉一燝末二比云蓋天下之善分之則寡合之則多惟好則天下分而我合也不離方寸而自有運用四海之規模同善之懷施者有量受者無涯惟好則天下施而致受也不越一腔而有範圍六合之氣

七

象王納言起云善在天下原渾渾耳其真從太極而分原是不同  
 之至理自裕寰宇之經綸其神從形体而隔獨憑寸長之揮霍  
 語動勸之美業南師仲東云信乎以善言好則工瞽微長契合之  
 皆心源故物以好善之心視天下則尋常尺寸合併之皆德性經  
 綸以上諸作或詞新而意警或氣暢而理明如五百比丘縱談名  
 理各吐珠瓏各不違佛意可熱玩之自能開拓筆端亦可以徧考  
 得失毋忽

知及之企吳默妙處全在不做本題而于虛中點綴其文云世有  
 大智固未有不蒸乎仁者也學有真得亦未有患其或失者也  
 惟知而不繼以仁則得而終于失

理然却是反設非正講也

卷六

十三



講本文只此二句作入道者可以無矣之慮見自謂已至哉廼

謂仁守亦未易言矣此一句領人之心非必獨知之境所當操持

操持貼仁守獨知貼知及即一威儀一振作皆吾心出入存亡之會人之學性

必本原之失廼為人欲前此正說此即失之威儀失之振作亦此

心理欲消長之時陸文賦云此片言以居夢乃一審之警策天

下有稱為仁知合一者而自弛其蒞臨之度則我矣先天下慢而

期民之作敬弗得矣天下又有稱為內外兼脩者而濶畧于動民

之禮則我矣治天下踈而以稱為盡善弗得矣實講本文只此數

為夫莊非故為矜持也吳學問之中宜有此檢束也此而不能守

則所貴于仁者之容謂何而智及之時所究析于動宋周旋之道

竟何為也

人多只嫌仁字此禮

禮非故過為粉飾也是學問之中

宜有此節文也

此而不能守則所貴于仁者之化謂何而知及之

時所研審于化民成俗之方者竟何為也

得此一繳便

專事于儀

文度數之末固為狗迹而遺心徒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亦且以外

而病內

得此一轉六端

仁知相成者其知之

空中布景卷舒自如梳鋒一發節節流動句有所不盡脩字有

所不盡減而完軸在膺信筆寫意蓋得机得勢者也

陳懿典鍊句最精講知及云聰明可以窺道妙而寔究之則多重

慈見可以測天機而身體之則誰合

雖不鍊

講完首節過下云

仁能守則精疑而不蕩不惟可以內收其明而亦可以內肅其度

仁能守則神注而不散不惟可以養粹于己而亦可以鼓舞于民  
得此一提便覺分曉末云九重之檢飭未至固不得舍本原而謾  
言經濟四海之風猷未肅終將以習俗而上累聖明此與吳會元  
之繳同意得謾言經濟上累聖明入字便覺華采第三名劉孔當  
文中忽用何則二字又用雖然二字不雕不琢飛走流動有天馬  
行空之勢講完首節過下云何則天下之形上色上莫非真机而  
吾性之不觀不聞要皆實理此之一失雖令儼然作矜莊之色燁  
然脩太平之儀猶無當耳故學道者必仁守要耳雖然謂仁之守  
而一得求得則可謂仁之道而僅以自守完也則不可文字貴練  
入費不練上者能悅人之目而不練者能愜人之心此等處最宜

游玩朱錦講完首節過下云願是仁也厚蓄之可以凝神顯設之  
可以樹範靜持之可以定性動履之可以宜民從未守以前論則  
惟立本為急而所當加意于知及之後者在仁從能守以後論則  
又交脩為急而所不可忽于蒞動之間者在莊與禮此亦是會元  
文字言言中窾杌軸不几汪鳴鸞講後莊蒞繳云尊若神明非迹  
也于是為旁皇而周浹德之符也特自臨民則為莊為耳繳動禮  
云細若曲折非末也于是為斟酌而損益德之善也特自動民則  
為禮耳說理最細可為名言袁宏道李口華皆以後二節串做此  
是必中之文而非魁元之作袁講完莊蒞過下云願蒞以形用者  
也趨形而格之是為動耳莊以我用者也釋我而契之是為禮耳

禮者不言而喻之。礼一有所着，即不神，或執極而稍強，世或任理而稍絕，俗非礼也。猶然細慮之，未除矣。礼者推行無迹之矩，一有所端，即不違，或任已而稍戾于衆，或徇古而稍窒於今，非礼也。猶然內境之未淨矣。李講莊蒞過下云：彼君尊養重我，所加于民者，猶在耳目攝持之境，而鼓舞振作民之動于我者，且盡入形神陶鑄之中，所謂令民而民從，鼓民而民化，恃有礼耳。向令于礼未暢，則頗僻有一念之入，即中和有一念之乖，品式有分毫之疎，即德行有分毫之玷，其為感羨累蓋非淺矣。非謂其練格太奇而不可魁元也，歸重礼上亦是至理，但發意最為明徹，而遣詞不甚肖題，故稍讓一步耳。

籍章文武吳點從起講至尾一氣呵成絕無蹊徑自為雄偉不

之談其文云且世之論仲尼者以為必邇之唐虞求之一中之契

悟然後可以見仲尼至于法度則曰聖人既得其精而何有于神

化之糟粕法度而至于文武則曰聖人方損益百王而何有于

代之制作崇成如軸自與而不知文武以堯舜之真傳如此

源從亦辨說絕不落時文窠臼而不知文武以堯舜之真傳如此

敬止敬勝之懿其盡洩于此矣仲尼以祖述之實際為先進之思

故夏商以來不乏文獻而惟從周為獨決觀光揚烈之心其悉徵

于此矣文字博大者易中纖巧者難中欲變纖巧為博大而徒于

文辭何時確傳有憑空瀉下之勢前非常言習中有一起何等

然後可作大儒予謂能一口吸尽西江水然後能作此文

英周之遺民共講求之者制也而非所以制頂上親光揚烈來起

廼寤寐所及恍然若見二聖于岐豈洛鎬之盛則紹述祖宗之意絕新世未曾有

又在識大識小之先又深一層蓋合其源而自契其派非溯流以求源

也其英周之臣子前說民此說臣共遵守之者前說講明法也而非所以

怯迺精神所契依然若親二聖于謨訓功烈之隆岐豐洛鎬說也

則率由舊章之意又在問禮問官之外前曰在先蓋合其實

而樂取其誰非因華以求實也前曰在先故說源先與而後

內也此文先別其氣勢然後察其用意所謂或本昭代以定其

趨則雖當周末文勝之日其法已泯其化已窮得此二句而衡

不忘舍周何適之意其為憲章也易知或取前代以益其盛則雖

當上下古今之際，禮有所裁，樂有所定，而祇以備我周更化之經。其為憲章也，難見。用意絕奇，今雖棄已，多遜不究其妙耳。是故知道法之合一者，然後聖人之憲章可得而求矣。

此文神到意至，倏然而成。今頃細玩其風度，熟察其精神，使昌大之氣在我口吻間，揮之即是矣。

陳懿典已刻程起六周文武竭一生之心思，而創聖統合兩朝之聲畫而定經制。以做兩句，做數下有弱矣。因望後之君久遵之而不虞

其明棄之也，亦望後之臣朝守之而不虞其野脩之也。文法從燕王卷樂教

書來恰好惟仲尼則以國憲王章當時為重，而闡文繹武昭代為用得着導。四句莊及可誦人多嫌其憲章二字之義未必中窾而字少意飛句短情長可式也。九牧之成規，不令其



獲微

此二句說憑

而文獻可尋務欲為紹而明之

以下俾祖宗之典則

炳如日星而十八王以來班可考者誰之功也六官之懿規孰

六官皆周家典故甚切本題

毋敢有更張

前說不合竊微此說毋敢更張意不合章穆之尊王意

而方策

可稽務欲為推而明之

前說紹只是能續之意此說推便有充拓之意矣

俾二聖之精神垂

千宇宙而八百載之久

孔子時未及八百年久檢點

耿々不磨者誰之力也匹

夫無班朝蒞官之權脩舉其廢墜而猶以空言存百世之典章洙

泗無休國經野之柄觀揚其耿光而獨以遺文扶一代之憲今蓋

羨牆堯舜猶曰神交惟文武之法明則得其神并得其迹也

起用憲

帝文武分二比故結 藝探東周終非實事而憲章之說著

說字未

處亦用之前後相應 肆庶可試于今亦可試於後也豈徒曰一論次一講習之為競乎

裁組織甚工鎔裁得體高華典碩最利場屋

文字貴典則最利場屋如朱錦後二比云不獲班周召畢散之  
英躬諱真詮而賴見知有自故或神遊于夢寐或注念于東周而  
以纂承典聞知之列不獲偕岐豐洛鎬之衆親沾王化而思舍周  
何適故或維王于筆削或垂教于六經而以闡繹接在茲之文採  
當時實事彙括成章而精光爛然極利之作也胡國鑑繳東云迄  
今佩洙泗之典刑而岐豐洛鎬之規模赫然在望仰大成之懿矩  
而周召畢散之佐理居然可尋則誰之力也此句置之結尾方見  
歸功仲尼陳如岡用之中二比便說殺了最宜明辨向微仲尼兩  
朝故實且湮沒而不傳矣能垂憲乎哉此一轉最有力蓋掉尾法

也

袁宏道此作淨洗塵詮獨抒名理机圓調逸翩翩翔于千仞之上

不可掄魁而最能利中其文云夫周之初豈不稱極盛哉然法久

而敝辟雍故物未必常新王降而伯豐岐舊典豈能如故仲尼者

誠念之深矣起而憲章文武焉此利中文字只要明白當若云生

周之後雖不得典罪散之輩揚休明于前為周之民猶欲典章縫

之士明朝典千後二代監矣或以文盛而湮沒之此作文要以真

文盛而湮乃是其理下云積弱而從此一率循而王制之昭垂郁

非亦其實事用意如此乃佳柳然布于家國者雖以配當日之成周可焉謨誥昭矣或以積弱

而棄置之從此一宣明而訓典之赫奕泯然布在方策者雖以

後百世之聖人可焉當其時

中間忽增此三字不作贅

法有傳而未泯者仲

尼則表章不假以求益著于當年若周官之所紀賢不肖之所識

是也其素所夢寐也法有傳而將泯者仲尼則搜攬遺教以求不

朽于後代若筆削之所存刪述之所載是也其素所推尊也列國

之公侯不能從周誰謂匹夫而昭大典于天下後世之子孫不能

法祖誰謂素王而興禮樂于將來初說配當日之成周次即曰求

蓋著于當年末則曰昭大典于天下初說俟百世之聖人次則曰

求不朽于後代末則曰興禮樂于將來一線相承絲毫不紊雖謂

六比為二比可也

朱傳云此亦兼內外該本末而言故祖述憲章等由精神而制作

由根本而枝葉無精無粗一以貫之今講憲章謂不泥其粗而特  
究其精便非題旨况憲者法也章者明也不依題体贴而泛講一  
套守法說話豈成文字惟樂和聲以憲章二字分作二比云周官  
六典初寧不肅然為憲而循袞既久容有玩愒而不守者惟是違  
俗好而遵王制雖祖宗嚴密之規或易踰越而曾不以尺寸失也  
其守憲者恪矣方策九經初寧不較然章明而沿踵已舊容有過  
抑而弗宣者惟是由糟粕而揭精蘊雖聖明意義之深未易揭  
而曾不以幾微晦也其表章者精矣作者多于題外發意而題上  
字眼反不明白此作分開平對雖未及善而貼題切理則勝諸作  
多矣范應賓此作亦是必中之文詞鍊而精机圓而暢起云自古

無二聖迭興之運而我周文作武述則規模最遠自古無百年不

變之法而我周顯謨承烈則區區最精起其精特誰有能憲章之者惟

仲尼則于此考王度焉而上接其未墜之統又于此探治本焉而

仰窺其不傳之秘此二比最新最活又不說岐豐令甲監百王而

參考之者吾夫子之精神妙契百王而固以契文武之精神云云

鎬苞舊董酌千聖而裁定之者吾夫子之心思潛通千聖而因以

通文武之心思云云末東云蓋在衆人得其陳迹在夫子會其與

肯在周家之共主且僅存方策之緒餘在春秋之布衣乃盡究一

代之精蘊光父夙稱穎達刻意詞家沉思深造有相如腐毫之苦

自過齋頭俯敬取見細與商確喟然大變化沉為浮詞鋒迅發若

輕舟御風瞬息千里遂尔聯捷此文誦之平平而天机活潑可式也

舍己從人二句此題本註云己未善則舍己以從人人有善則樂取以歸己而句板對殊非孟子本意且舜是大聖人豈待不善而後舍己有善亦舍乃見其虛懷舜之取善全是成就他人故下文是與人為善者也若說取人之善以成就自家便小矣惟舍己故能從從人就是取人故下文只承取人說去壬辰程墨並無一人依註我人朝理學可謂大明矣吳默云太虛之体本無畛域而舜也亦不強生分別于其中則未嘗詘吾身而溺之為己又安于己之外而拒之為人

此有妙解吳公之文妙在不鍊詞而直  
屬己意透得此開便有向止批括矣  
人已

之初本出一原而舜也亦不故立意見于其間則未嘗以己之

有而難舍又安得以益己之無而不樂上此說人已此此說取舍

舍說到取次第以常情觀已凡物皆可釋惟屬于己者不能釋乃

大知若遺絕無一毫之係吝其沛然而從非從人也從其善之公

共而不私者何所難焉分明是推深一步如夫子憲譚分明是請

求其制則云非所以制識大識小等分明是欲知之曉所當操持三

又在其先如仁守分明是操持則云非必欲知之曉所當操持三

打透批閱所謂詞源一開滾滾不竭此公在焉以常情觀人

由人而界之不若我之身自有之乃冲懷若虛直欲万彙之包括

其油然而取非取人也取其善之大同而無間者也何弗樂焉如大

君遺冲怀若虛此二句極後得好在万鈞筆力前此故舍已舜也



身心物我且融為一机固不知善之非我有而安知為舍特擬其  
虛中若舍耳樂取舜也見聞言行咸視為故物亦不知善之自人  
出而安知為取特擬其翕受若取耳認定題目極意簸弄使鍊詞  
者失色騁調者奪精尋繹至此始知文字自有真也陳懿典起云  
以濬哲之聖遇衆善苟在己之聰明一露人必有不能自見者何  
堪取也以衆人之善遇大聖若在此之神識未捐彼必有不足此  
數者何樂取也此起亦是正理刘孔常繳云蓋量同乎天地即百  
昌萬彙皆兩間之化机而善者可取何有于爾我何有于形骸而  
銅之以中堅之私机决于江河則千流萬派皆一源之活潑即取  
之于人其孰為内外孰為出入而示之以外拒之状氣槩亦好胡

自鑑起云善在天下渾々耳目潛之獨觀獨聞亦人各具之精神也孰知為已而偏繫于已即究之僉謀輿論亦我本來之故物也孰知為人而強附於人亦起得好後二比云耳目非不可用不用而兼衆耳目當時臣隣工瞽悉心以佐廟堂之末訖而嘔喻受之捷若轉圜智慮非不可營不自營而兼百智慮當時岳牧芻蕘殫力以罄一得之數陳而踴躍從之沛若河決朱錦後二比云念吾一人而天下且億萬人合億萬人之善以佐一人當其未分之前彼此統同氣象原是如此而聖衷有獨契焉故一士陳謨盈庭可息一朝聞訟垂成可捐議論發出如霧滄泉湧勿問彼此矣此句收念吾一心而天下且億萬心合億萬心之善以佐一心即在既分之後

物我相成分量亦自如此而聖衷有深慕焉故問察可好不厭邇  
言民中可用不厭而端渾忘物我矣揚武烈中二比云宇宙間公  
共之善物與我均取足焉安見己之為是乎安見人之非己乎故  
舍無係吝取無勉強當其時以玄德重華之舜俯而採擇于衆人  
怡然惟覺相忘于道術中耳惡自而有矯飾也大造中無涯之理  
我與人均各得焉安知己之為然安知人之為不然故委心而舍  
安意而取當其時以庸衆一得之見仰而待擇于聖人熙然惟見  
忻合于義理中耳惡自而有間隔也當其舍己舜之心洞若太虛  
然遺其肝膽忘其耳目豈惟私意之不留即微言淑行亦且化而  
不有而天下咸仰聖心之虛明當其取也舜之量匪若轉圜然微

其形骸合于大道豈惟忘疑之不着即欣喜羨慕亦且併融其迹而天下咸樂聖乘之光大四此意精詞鍊高克正通篇皆好起廢本上善與人同來起云既已同矣則善何必盡自己出而何嘗于己之中執其所有而不舍善何必不自人出而何嘗于己之外別其為人而不從後二比云匹夫匹婦亦有性中之聰明問其為善不問其非己善也故欲聖哲之策以借資于人而大智若遺并融其取之之心一言一行亦為性中之至理問其為善不問其為人善也故合翫堯之見以起知於己而從善若流并化其取之之迹皆有意見

六卷終

ニニニニニニ

セフ

ニニ